我們的游擊隊

侯楓著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3 1774 7028 7
MA
I234.6
158

前　記

今次因完[illegible]，得沙汀兄之助，將在戰地不斷的上演而富有[illegible]的戲劇[illegible]，集名「我們的[illegible]」一五段。

這裏所收集的[illegible]，都是[illegible]在戰地工作上的需要而創作的：「我們的[illegible]」是[illegible]游擊隊在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我們的游擊隊的精神，鼓勵戰地的民衆[illegible]民一個對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，在[illegible]，而[illegible]下「[illegible]日」。[illegible]「再上前線」[illegible]部隊的[illegible]，加[illegible]，而[illegible]一個正確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，就發動了。「[illegible]」[illegible]一段史實，作為[illegible]，而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而成。這[illegible]上，和鼓勵兵士[illegible]，會[illegible]生了很大的作用吧！「打游擊去」呢？那是在一[illegible]中，發現了軍民合作的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行動去[illegible]。

侯[illegible]於山城

二八，七，十四日

1065

目次

前記……一
我們的游擊隊……一
國慶日……一三
再上前綫……二五
陳家行之戰……四三
打游擊去……五五

（一陣急雨似的搞門聲。）

（銀弟胆怯地從床舖底下爬出來，輕輕地靠近門口。）

銀：誰，誰呀？

老：是我。我是老五。快開門！

（銀弟開門讓老五進來後，又很快的把門關上。）

銀：怎，怎麼樣？我們……

老：別說空話。快點把那一個紅十字的藥袋給我。我們打勝了，只可惜蔡隊長帶彩了！……你的媽呢？

銀：媽上隔壁阿三家裏去。

（銀弟從亂草堆裏面檢出一個紅十字的藥袋交給老五，老五接着就開門出去。）

銀：啊！菩薩保佑……

（又是一陣密雹似的槍聲。）

（銀弟被嚇得剛要鑽進床舖下面去的時候，門「呀」的一聲，許大媽進來了，更把銀弟嚇呆了。）

媽：做甚麼？嚇成這個樣子！喂！我問你，剛才是誰進來的？

銀：剛才是老，老，老五來拿那一個紅十字藥袋去的。

媽：拿藥袋；是誰受傷？

銀：他說，說是蔡隊長。

（外邊的聲音：「媽呀！快開門！」許大媽把門推開，進來的是許華背着受傷的蔡隊長。）

許：媽！快把床鋪弄好，讓隊長躺上去。

（銀弟很快的鋪把床鋪弄好，許大媽幫着許華扶蔡孝天躺到床上去。）

許：媽！快點燒一鍋開水，給隊長洗傷口，好好地服侍他。我還得馬上回去打，因爲敵人雖然已在我們包圍中，却還在頑强的抵抗。

媽：好！你快去吧！這裏的事有我。

（許華匆忙地出去。）

媽：（對銀弟）快燒開水去！

（銀弟到廚房裏去燒水。許大媽照顧着蔡隊長。）

（外邊槍聲斷續。）

蔡：哎呀！殺……哎喲！

（蔡孝天突然的跳起，狂喊一聲，終因力不支而又倒下去。許大媽急按住他。）

媽：啊！蔡隊長！安靜地躺一會吧！

蔡：（恍惚）槍聲？敵人還沒有殲滅嗎？……怎麼？我怎麼會躺在這屋子裏？……

媽：安靜點，蔡隊長！外頭的事，有王指導員在那裏指揮，你放心吧，那些東洋鬼子準活不了的！……

蔡：不，不！我要告訴兄弟們，要他們把住過河的那座橋，將敵人堵路截住，不讓溝溜一個……哎喲！許大媽！我……

（銀弟端一盆水出來。）

媽：（對銀弟）幫我把蔡隊長扶過來，扶把他的上衣解開，把血揩乾淨了。

（許大姐和銀弟將蔡季天靠牆坐下，拿用白布包紮起來。）

蔡：謝謝！哎喲！⋯⋯嘴渴，給我水喝⋯⋯

（銀弟要去拿開水給蔡季天喝，許大媽急止之。）

媽：小丫頭！真不懂事，開水喝不得啊！

蔡：哎！我痛⋯⋯我⋯⋯口渴⋯⋯我要開水⋯⋯

媽：蔡隊長！你安靜躺一會兒，別再多說，嘴裡就不會渴了。

（許大媽一面安慰，一面輕輕拍著蔡，蔡季天也只有微微的呻吟。）

銀：媽！外邊沒有放槍了！

媽：（步至臨街的窗邊傾聽。）果然沒有槍聲了，大概已經差不多了吧！銀弟！你去弄一鍋稀飯，等他們回來吃吧！

（銀弟進廚房去。）

（許華拿著一支駁殼，兩個隊員肩著槍和二支昭和十四年式的自動手槍跑進來。）

許：媽！隊長怎樣？

媽：輕點兒！（小聲地）流了很多血，剛才才安靜點兒。外邊打得怎麼樣？

許：這一次打得真痛快，敵人的一個班，被我們全部繳械，敵人通通在我們手裡呢！一百多個，一個也沒有逃掉，打死的打死，活捉的活捉，繳到步槍八九十支的步槍，手槍，二架輕機關槍，三匹馬，和許多吃的東西；

嗎！你看看這家伙（指着[illegible]自動手槍），[illegible]，東莊[illegible]間來等，[illegible]，叫我先回來，王指導員隨後就來的。

媽：啊！真是[illegible]，佑！我老太婆也不虛活了這幾十年。

許：媽！隊長究竟好些沒有？

媽：好些？一直沒有停過的叫喚，傷口是在胸口，爽流了不少的血，[illegible]可惜我們村裏沒有好醫生……

許：那麼，不是很危險嗎？

媽：[illegible]菩薩保佑他……

（遠處的人聲嘈雜，漸漸地近了，打破這沉寂的空氣。）

媽：你聽！這不是他們回來了麼？

（母子倆跑到門口去眺望。）

媽：很多的人，還拿着燈；一定是他們回來了！華兒！快點去接他們，并且告訴他們說：孫隊長在這裏養息，請他們不要高聲。

（許華急速地跑出去。）

媽：銀弟！稀飯燒好了沒有！他們回來了！

銀：（在裏面應聲。）快好了，待一會兒就可以了。

媽：小丫頭，快點預備呀！

銀：（在裏面應聲。）知道了！

（這邊的人聲沉寂了。）

（許華進來。）

媽：怎麼？王指導員不來？

許：來的。他因爲那邊的事還沒有辦完。待一會兒就來。媽！我告訴你一件事……

媽：什麼事啊？

許：媽！剛才有三個從馬家園子逃出來的人，樣子真是慘恫得很！說是馬家園子的人，全給敵人殺了！就只有他們三個人逃了命。……

媽：馬家園子，那不是在定遠那邊嗎？

許：對咧，就是在定遠那邊。那是一個紅槍會出沒的地方。

媽：嗯！

許：據說：敵人對馬家園子，早已懷恨在心，因此，敵人一佔領了定遠，馬上就派了二百多個騎兵到那裏去搜索。當然，這時候，我們的紅槍會，早就移到別的地方去了，那裏還會留在園子裏讓敵人來宰割呢？可是，敵人在那裏因爲搜不着一枝紅槍，就惱羞成怒，竟把留在園子裏二百幾十個男女老幼的鄉民，用繩子綁在一起，硬要他們指出紅槍會的人來。其中有一個敵人兇狠狠地對着一個七歲的女孩子問：「你知道那裏有紅槍會嗎？」小女孩回答一聲：「沒有。」那個敵人一聽到這個答語，就把小女孩拉了出來，綁到一雙敵人的手裏。像那活潑潑的小女孩，一落在殘暴成性的敵人的魔手裏，不到幾分鐘，就撕成了兩片，那兩片血淋淋連肉帶骨的分裂殘體，敵人竟把來掛在一顆

樹上。……

（銀弟拿稀飯上。）

銀：稀飯好了！

媽：擺在桌子上。齊兒！你該餓了吧？先吃點……

許：不，媽！我一點也不餓。待王排長來一道吃。你聽我講呀，下面還有更慘的呢！

媽：你講吧！

許：剛才我不是講到那兩方血淋淋地肉帶骨的命裂屍體，被敵人掛在樹枝上麼？當時馬家園子的人看見了敵人這種慘絕人道的行為，不顧一切的發出正義的怒吼，痛斥那些狗彘不如的敵人。可是那些無恥的東西，更是露出猙獰的面目來了。居然異想天開的在被縛着的二百幾十個人中，揀出六個青年來，分成兩組：一組是綁在樹身，一組是被迫站在被縛的人面前，然後敵人在後面架起機關槍來，敵人的殺人的計劃預備好了以後，又拿三把短刀出來，分給那站在被縛的人的面前的三個人，強令他們用刀殺　被縛的三個同胞的心臟。誰知那三個青年，都有血氣，夠得上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，他們不但沒有聽命於敵人的指揮，反而不約而全的把短刀向後面的敵人飛擲過去，立刻砍中了三個敵人，這時敵人的機關槍也響了，那六個同胞就高呼着：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而死了！狠毒的敵人，經了這一個刺激，又回轉頭來，把所有馬家園子的人，全禁閉在一間小屋裏，然後架上柴火，把我們的同胞，活活地葬身火窟來！在那二百幾十個馬家園子裏的人，就只有他們三個人從火窟裏逃出來。

鄧：唉！眞是無天無理！

許：聽說敵人還劊了一頭牛，兩隻羊，在那兩個火堆中燒食，作爲慶祝的紀念呢！

蔡：哎喲！痛，痛呀！……

（許等三人急跑到床邊去，蔡孝天一看見許華，馬上就問。）

蔡：前面……打，打得怎麼樣？敵人……殲滅……了……嗎？哎喲！痛呀！

（王招傑跟老五從外邊進來。）

老：許華！隊長的傷口怎樣？

許：（轉過頭來。）啊！王指導員來了！

（王招傑和老五急趨蔡孝天床前。）

王：蔡隊長！怎麼樣了？

蔡：（倔強地）不，不要緊！王指導員！敵人全部殲滅了沒有？

王：敵人雖頑强地抵抗，但，終歸給我們一網打盡了！

許：還奪得二挺機關槍，幾十支步槍，手槍，和很多吃的東西。

老：而且還活捉了二十幾個敵人。

蔡：（臉色變）活捉了二十幾個敵人，爲什麼不把他們幹掉？

王：幹掉？蔡隊長！他們已經交了武器，成爲沒有抵抗力的俘虜了，就不應該幹掉他們。

蔡：（欠起身來。）爲什麼？難道說：我們成千成萬的同胞給屠殺了，不該報仇嗎？

許：對嘛，我們要殺盡東洋鬼仔，代我們的同胞報仇！

王：我的意思是……

蔡：（躍起）我要殺光它媽的東洋鬼仔！

（王等急把蔡按住。）

王：安靜點，安靜點，蔡隊長！

老：隊長應該保重自己的身體。

蔡：不，我……我拚着這條命，也要殺……殺它媽的東洋鬼仔……

王：蔡隊長！請你安靜點，聽我說呀！

蔡：唉！

王：我的意思是說：在戰場上，我們當然要毫不留情的把敵人殺光，可是，現在他們已經成爲我們的俘虜了，我們不但不應該殺掉他們，而且應該優待他們。這是我們 最高領袖曾經三令五申的啊！

許：爲什麼？

王：要知道：那些日本兵在他們國內，也是很可憐的！這次被他們的軍閥迫着開到中國來打仗，實在不是他們自己所願意的。

蔡：這是從何說起？

王：川崎的兵變，上海的日本兵因運動反戰而被捕，這不就是很好的說明麼？

蔡：唉！眞的有這樣的事？

王：這是事實？……我們這一次的抗戰，不僅是軍事的行動，而是整個國家的總動員，全民的抗戰啊！因此，我們要用最大的政治力量，去分解敵人的侵略武力，就得優待俘虜，使他們明白自己的被騙，和了解中國抗戰的神聖；使他們再也不願意供日本軍閥的驅使，到中國來作侵略的劊子手。

許：那麼，今晚上捉到的那些東洋鬼仔，指導員打算怎樣辦理呢？

王：這個，當然要服從　最高領袖的命令，把俘虜送到後方去，聽候處理。……蔡隊長！你的意思是？

蔡：我，我是個老粗，我只知道殺敵！至於這些事，就請指導員作主意好了，我會同意的。唉！

王：好的，這個我自會辦理，你好好的養息吧！

蔡：唉！

餓：稀飯都冷了！

媽：華兒！指導員辛苦了一晚，快請他們吃稀飯呀！

許：啊！不說我幾乎忘了。指導員！老五！該餓了？大家吃點稀飯吧！

王：不，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辦，馬上就得走，你們要好好地看護蔡隊長。

蔡：（突然地）哎喲！痛，痛呀！

（大家都轉身圍到床舖旁邊去。）

蔡：我，我痛！……痛呀！……嘔！

（蔡孝天陷於昏沉狀態中，吐血不止。）

衆人：蔡隊長！蔡隊長！

蔡：殺呀！殺……哎喲！……

（王紹傑扶住蔡孝天。）

王：呵！完了，完了！

（王紹傑慢慢地把蔡孝天的身體放下，站起來。使衆人都吃了一驚。）

許：完了！

老：蔡隊長就這樣子完了！

媽：想不到蔡隊長竟會歸天去！

王：同志們！蔡隊長的犧牲是偉大的，也是一個中國男兒應該有的。我們用不着悲傷，我們只有踏着他的血跡前進，發揚抗日游擊隊的光輝，完成我們神聖的任務，才能對得起我們的蔡隊長！對得起我們的國家……

（門外有喧雜的聲音。）

「蔡隊長是躺在這裏面的，一點也不會錯。

「這是許大媽的屋呀！」

「快點進去！快點進去！」

王：別鬧！別鬧！喂！你們是幹什麼的？

代：我們是這村裏的民衆代表，來慰問我們的游擊隊的。

王：那麼，請進來吧！

（慰問代表從外邊進來。）

代：王指導員！蔡隊長的傷口怎麼樣？

王：蔡隊長已經犧牲了！

代：呵！蔡隊長已經犧牲了！

許：（衝動地）我要給蔡隊長報仇去！

（王紹傑把許華阻住，不讓出去。）

王：對！我們要報仇，只是我們是向日本軍閥報仇，絕不是拿俘虜來出氣呀！

代：王指導員說的對！

王：再說，現在已經不是報什麼私仇，而是清算整個國家民族的賬的時候了！所以，我們要堅定自己，加強我們的游擊隊的組織，來打擊日本強盜的侵略！

代：我們願意跟隨王指導員，參加游擊隊的組織，用行動來紀念我們的犧牲了的抗日英雄！

王：好極了！

代：現在我代表這村裏的民衆，向蔡隊長致最高的抗日敬禮！

（慰問代表拿出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來，蓋在蔡隊長身上）。

（慰問代表、王紹傑、許華、老王、許大嫂、鍾東鑾，俯首默哀！）

（幕徐徐下。）

（「我們的游擊隊」歌聲響起。）

國慶日

時：中華民國二十六年雙十節。

地：小城子——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東北一個城市。

人：李爲公——四十餘歲，曾參加辛亥革命，堅決勇敢，其反抗精神，不減當年。

李其文——長子，年二十餘歲，是個勇敢有爲的青年。

李其武——次子，懦弱無能，意志不決，明知亡國之慘痛，却沒有反抗的勇氣，但最後所遭遇的刺激，終於使他覺悟了。

李其英——理解力最强，富有男子氣。

張心餘——義勇軍。

黃二天——中年人，刁滑，是一個漢奸。

日浪人一人

義勇軍一人

（事情就發生在李家的客堂裏，其武一個人，獨自呆在那裏，手裏雖然拿着一份日報，眼睛却不住地看着掛在堂裏的她媽媽遺像，若有所思似的，爲公急急地從裏面跑出來。）

公：其武，你哥哥呢？

武：出去了。

公：什麼時候走的？

武：剛出去了一會兒。

公：他說上那兒去，什麼時候回來呢？

武：沒有說。

公：沒說？你幹嗎不問一問？

武……

公：怎麼？在這兒發呆！難道說，今天是什麼日子你都忘了？

武：爸爸！我不會忘的，今天是雙十節，我們的國慶日。但是……

公：但是，但是什麼？

武：爸爸！我害怕！萬一今天所預備的事，都失敗了……

公：失敗？

武：是的，我担心着：我們恐怕失敗！

公：爲什麼？

武：爸爸，你的主張是對的，但是在這東洋人重重的壓迫下，想要翻個身，是多麼地不容易！何況今天是雙十節，這小城子真不早已宣佈戒嚴了？

公：宣佈戒嚴，那是我們早就預料到的。但是，我們絕不能因爲敵人有了戒備，就把工作停下來，反之，我們應該用種種的方法，衝破鬼子的警戒網，以最有效的行動，來紀念這推翻滿清專政府，建

立中華民國的雙十節。

（這時其文從外面走進來）

文：爸爸！

公：哦！外邊的情形怎樣？

文：外邊很緊，檢查得很利害……

公：這是意料中的事，但是我們的事情辦妥了沒有？

文：辦是辦妥了，就只等張心餘來報告馬橋河那邊的消息。

公：可是，現在時候不早了，爲什麼還沒有來，該不會有什麼意外吧！

文：爸爸你放心吧！心餘的父母都被東洋人殺死，他自己又給鬼子害得流浪幾年、難道他還會做仇人的走狗嗎？

公：不！我是恐怕他在路上露出了馬脚，那可就糟糕了！

文：我想該不會的吧！

公：其文！你弟弟實在太懦弱了，我們應該給他多知道一些事情，使他明白過來。

文：是的，弟弟確實太懦弱了，可是也不能怪他，幾年來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下受些驚嚇，早就把他勇氣都喪失了。

公：但是，年青的人，總得有勇氣才行啊！告訴你們吧，在二十六年的時候，因爲滿清政府的腐敗，弄得老百姓不能過日子於是就大家起來反抗，太平天國雖然是失敗了，我們的國民黨終於在二十六年

前的今天，[illegible]遇害了。孩子！那時我還只有二十歲，却已和黃先哲一文一武，在這小城子裡[illegible]了。[illegible]武[illegible]！

文：不過，我覺得[illegible]不是個[illegible]的人，只是過於太過於考慮罷了，[illegible]。一定[illegible]的，爸爸！你剛才說的黃先哲是不是黃二天的父親？

公：對啦！

文：但是，黃二天[illegible]，我們可要當心他。剛才我還在街上碰到他，鬼頭鬼腦跟一個日本偵探走走談，一定不會有好事。

公：唉！想不到黃先哲在二十六年前那麼[illegible]地為了[illegible]的自由而犧牲了，竟會留下這麼一個不[illegible]兒子！唉[illegible]……

文：爸爸！別[illegible]了，息一息吧！

公：是的！好孩子，我今天[illegible]了！六年來的雙十節，我們都不能慶祝一下，只是過着不是人過的日子，難道我們不是人嗎？唉！亡了國連國家的生日都沒有想起來　真叫人不敢相信。二十六年前的今日，我們會[illegible]推翻了滿清，光榮的建立了中華民國，想不到二十六年後的雙十節，却又在滿州的[illegible]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，過了六年不像人樣的日子，孩子，我們千萬的田地落在東洋人的手裏，成千成萬的同胞做了東洋人的牛馬，孩子！我們好好地幹吧！今天該是我們報仇的日子了。

文：對？咱們得好好地幹，現在咱們的祖國已經起來抗戰了，咱們得跟着起來趕走我們的敵人，弟弟，

你要記着，我們抱着必死的決心，和鬼子們拚一下我們才有生路……啊！爸爸！你還是息一息吧！

公：不！我一時也不累，我就心着張步條為什麼還不來？

（掛鐘此時敲三下）

文：啊！爸爸，還早呢！才三點鐘，你大概事情還沒有辦完！

公：嗯！三點鐘，還有二個鐘頭，不過總叫人不放心！

文：爸爸！我還是出去打聽一下，同時看看外面的動靜，喔！妹妹呢

公：她到滾河去通知李老伯們，叫他把弟兄們都約好一等馬鞍司那邊的義勇軍來到，信號一響，大家就同時幹起來，英文，你看着你妹妹就叫她趕快回來！

文：啊！你遲了，爸老人家還去息一會吧！（回身看見伯弟弟）弟弟！幹嗎老呆着？今天是咱們翻身的日子了！

武：大哥！我還是有點怕，前一次我們失敗了，那……

文：別胡說，今天是咱們出頭的日子，好弟弟，放出勇氣來吧，只要咱們大家一條心，反抗到底，我們決不會失敗的，好！弟弟！別再就心！大膽的幹吧！喔！那些傢伙都放在炕底下，一共是三支，時候一到拿出來，嗯！還有這二天那傢伙，我們應該派人把他看起來，別讓他活動，破壞了大事！

公：這點我早就有了，我已經派着馬個子的兒子跟着他了，你還是快點出去，早些回來吧！

文：哦！知道了。

（其父走出，爲公走近其武握其手）

公：你醒了嗎？孩子！你不看見成千成萬的同胞在水深火熱中過日子，許多的田地財產都在敵人手裏，如果我們再不起來把敵人趕走，將來恐怕連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。

武：爸爸！

公：孩子！六年來的仇恨。今天我們要報復了，二十六年前的今天，用許多人的頭顱和熱血，把中華民國建立起來，可是在六年前的「九一八」因爲十幾萬的中國軍撤退，留着咱們東北同胞，受日本的欺凌！孩子？你難道忍心讓我們家鄉永遠留在日本帝國主義手裏嗎？孩子，你看看你媽媽的照片，六年前給大炮轟死的，你也沒有勇氣向仇人算賬嗎？

武：啊！爸爸！（哭泣）

公：哭！沒有出息的孩子，你爸爸這麼大年紀也不會哭！你年紀也不小啦！怎什麼這樣不中用？（其英從外面進來）

英：爸爸！

公：嗯！你回來啦，爲什麼去出這樣的長久？東村那邊準備好了沒有？

英：全都準備好了，只等着信號一響，就動起來，爸爸！李俊他們真勇敢，大家都說，這一次一定得拼了命幹的，啊！大哥還沒有回來嗎？

公：剛回來過，又出去打聽消息，順便找張心餘，大概一會兒就可回來的。

英：今天外面防備得很緊，那些狗子好像知道似的，滿城都散佈了軍隊，李俊已經把弟兄們散開藏在人

家裏，東村子的弟兄也都頂先去在自己的高粱田裏，不過他們的槍械太少，分不開來？

公：分不開，那得叫他們趕快把鋤頭扁担鐵鍬拿出來充數！

英：呵！大概他們現在已經準備好了，（回頭看他弟弟）好弟弟！放出勇氣來吧！咱們拚命的時候到啦！

武：姐姐！我怕我們會失敗……

英：怕？沒有出息的孩子。

（這時，李其文及張心餘上）

公：心餘兄，你回來了？那邊的事怎麼樣？

張：那邊的事，都安當了。剛才我從馬橋河那邊得到一個消息：祖國自從「七七三一」發動全面抗戰以來，在東戰場天天打勝仗，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！而且擊毀了敵人的飛機一百多架。

公：啊！眞痛快！北方呢？

張：北方的戰事，雖然不大順利，但是，無論官長士兵和老百姓，都預備長久的拚下去，爭取最後的勝利。

文：哦，我想起來了！馬回子的弟弟昨天剛從北平偷回來，說是祖國的軍隊還死守在雁門關和德州一帶，給予敵人以迎頭痛擊呢！

公：好，咱們努力幹吧！祖國在抗戰中，咱們應該起來響應。（興奮地）呵！今天該是咱們翻身的日子到來了！

文：爸爸！已經四點三刻還差一刻鐘！

公：好！還有一刻鐘了，其武到裏面去把槍都拿出來！

武：我……（沒說入，其英已進入）

公：其英！還有坑底下那個小包的一面國旗也拿出來！

英：（在內）哦！知道了！

公：好！還有十分鐘。

英：（拿着三枝手槍，一把刺刀，挑着國旗）爸爸！只有三枝手槍了，另外還找一把刀來。

公：好！（接過，給其文心餘各一枝手槍）你們一人拿一枝，我自己拿一枝（把另一枝插入袋中）其武還把刀給你吧，咱們報仇的日子在今天，出頭的日子也在今天，你自己去決定吧！如果再不明白過來那你用這刀刺死你自己，（其武顫抖地接過來低頭看着）其英！這面國旗交給你，信號一響就把他掛起來，啊！六年了，這塊土地上從沒有插過這可愛的旗子，今天是我們的國慶日，好，我們的國慶日，我們要把鬼子趕出中國！（突然都把槍藏起）

（黃二天鬼鬼祟祟的走上，日浪人在門口探頭探腦。）

黃：李老先生！

公：什麼事？

黃：這二天，忙裏了吧？

公：嗯！沒有什麼，整天地在家眞夠悶的！

黃：其文兄，剛才上那兒去呀！在路上走得那麼快！

文：你管不着，請你馬上出去！

黃：嘿！嘿！管不着，（眼怒張着馬的）這是誰？哈哈！我女兒還想罵我嗎？哈哈，（一陣大笑）文怒打他一個耳光）啊！你……

文：（拔出手槍）不准動！（黃舉起雙手，忽聽外面槍聲一響，接着一陣槍叫聲，日浪人倒入室內，義勇軍跟進。

義：幹掉他，我跟了他們半天了，他媽的還想破壞我們！

張：他媽的，漢奸！

黃：我女兒，我們這多年的關係，請你看以前我們的交情！

文：告你，我管這些？你做人情也占不同情，現在不能饒恕你，已經無法了，你這漢奸……

張：別囉嗦，幹掉他！

黃：（跪下）請你們饒了我吧！以後我決不再做漢奸了，李老先生！請你看我死去的父親面上，說個情吧！

公：嘿！說個情，你父親是個有骨氣的一個好人，為了國家民族犧牲了，二十六年前的今天，就是你父親死去的日子，你這畜牲，不肖的畜牲，現在反而幫助敵人行兇，你說，你對得起你父親嗎？

英：（在日浪人屍首手中拿出一枝手槍，看了看錶，）爸爸！五點鐘了（剛說完，炸彈巨響接着槍聲，喊殺聲）好，信號響了！

文：我們的時候到了！（開槍打死黃二天）

公：孩子們！跟我衝出去啊！（先跑出，張心儉其文及義勇軍先後跟出，其武呆立不動。）

英：弟弟，快衝出去，難道你在這兒等死嗎？

公聲：（在外）其英，我們的國旗掛起來呀！兄弟們！努力殺呀！把鬼子兵包圍起來。

文聲：（在外）弟兄們，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在我們的頭上啦！殺過去！把鬼子趕走，才能好好地過變十節。

（這時聽見其英的慘叫聲）

武：（跑出）姐姐，姐姐！（一會其武扶其英進）

英：啊！（呻吟着）啊呀！你還沒衝出去嗎？啊！沒用的東西，滾開去，哎呀！你把國仇家仇都忘了嗎，啊！媽媽的仇都不想報了嗎？啊！眞是沒有出息的孩子，（外面槍聲大作，李爲公受傷入，力不支倒地。）

武：（撲過去伏在爸爸身上大哭）爸爸！爸爸！

英：（盡力爬至父處）爸爸！……爸爸！……

公：孩子們，我是不行了，你們好好地幹吧！啊！好好幹吧！其武放出勇氣來，看看你媽媽的照片，死去了六年，要……要報仇啊！不把鬼子趕走，我們是沒有法子活下去的。（痛絕死去）

武：英：（同時悲呼）啊！爸爸！爸爸！

英：弟弟，明白了嗎？爸爸這麼大年紀已經爲了國家民族，爲了要活命起來反抗，死在鬼子的手裏，你還不想報仇嗎？（在身邊拔出手槍）拿出勇氣來衝出去啊！

武：（突然地接過槍）好！我要報仇去！我要報仇去！

英：衝出去，把鬼子趕出我們的土地，我們才好做人！

武：姐姐！（衝出槍聲大作）殺！殺啊！

（其英慢慢爬起衝出門口）

英：中華民國萬歲！

（跌出門外）

（幕急下）

我們的游擊隊

再上前線

時：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。

地：上海附近的某鎮。

人：（以登場先後爲序。）

陸亞父——獨臂，四十餘歲的退伍軍人，曾經參加過「一二八」戰役。

張大嫂——三十歲，上海日本紗廠的女工，張得勝的妻子，是陸家親密的鄰居。

張小妮——十二歲，天眞活潑，能歌，張得勝的女兒。

陸小娥——十八歲，熱情，勇敢，陸亞父的女兒。

陸永新——二十三歲，參加淞滬抗戰，現役軍人，陸亞父的兒子。

劉虎——勇敢，堅決的中年人，即將歸隊再上前線去的士兵。

景：一個普通人家的客堂。

開幕時，陸亞父從裏屋出來。

父：小娥！怎麼？出去了？小娥！小娥！

（沒有答聲。）

嫂：（在外邊）陸老伯伯！陸老伯伯！

（張大嫂帶小妮進來。）

父：呵！我當是誰，原來是張大嫂。

嫂：陸老伯伯！你剛纔是不是在罵小妮？小妮跟着我[illegible]着。[illegible]人家，我倒忘了。記性真不行，害得你老人家着急！

父：這小丫頭又溜出去了。我本來是要叫她請你過來談談，[illegible]有件特別的事，張大嫂你來得正巧。

嫂：陸老伯伯！是不是小妮的爸爸有信來？

父：不是。是永新寄來的信。

嫂：永新弟的信怎說？小妮爸爸一出門就是幾年，以前還時常有信來，可是，自從調到上海去打東洋人之後，已經兩個月了，一封信也沒有，就只在你們永新[illegible]封他一點消息罷了！真是……

父：永新已負傷住在上海的後方醫院，說是傷好了，要回家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，一個軍人，三年兩載不給家中來信，那是很平常的。何況只有兩個月？

嫂：陸老伯伯！你知道小妮這孩子近來也特別的想念[illegible]。[illegible]問我：「爸爸呢？爸甚麼不同家來？」我告訴她「爸爸在前線打東洋人，所以[illegible]回家。」[illegible]這孩子都跟着要「跟爸一道打東洋人去。」一天鬧到晚，你說急不急人呢？

父：小妮，你這麼小的年紀，就有這麼大的志氣，[illegible]，你[illegible]「虎生豹兒」，張大嫂！有了這麼一個孩子，就是苦了一輩子也是値得的啊！

嫂：老伯伯眞是說得太好了。但是，我真不懂，小妮的[illegible]一封信也不寄來？

父：呵！你知道：他在前線那裏得空？報紙上說：天天有[illegible]東西上前線去慰勞，可是，他們連負傷的

功夫都沒有呢……：好孩子！別想爸爸！好好跟着你的媽吧！

嫂：老伯伯！你讀東[illegible]弟弟的信，究竟說些什麼？

父：東[illegible]的信是說……不過，大嫂！國家到了這個時候，一個人的安危，實在是算不得什麼。只要我們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，就是再大的犧牲，也是值得的。

嫂：小妮！你問老伯伯呀！可曉得你爸爸的消息？

父：不瞞你說，張大嫂！得勝已經成仁了！

嫂：[illegible]！老伯伯！你的意思是說小妮的爸爸……

父：本來我是不應該把這個消息告訴你的，但是，我知道張大嫂是個明白人，對於得勝的為國犧牲，一定會覺得是一件光榮的事。

嫂：（哭）話雖然是這樣說，可是，我們母女兩個人，究竟要靠誰啊！

妮：媽！媽！爸爸怎麼啦？

嫂：[illegible]，小妮年紀還小，還需要人負責教育她，她爸爸……（抽咽）叫我怎麼辦呢!?

父：小妮的教育，我們總得替你想辦法。張大嫂！你要曉得！要知道：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。何況得勝是吃國家的糧，有國有責的軍人呢？現在他為了國家而犧牲了，也就算完了他的責任了。現在東洋鬼子還是在向我們進攻，我們應該繼續他的志氣，努力把東洋鬼子趕出去才對啊！

妮：[illegible]是說，爸爸給東洋鬼子打死了嗎？

父：好孩子！好好跟着你媽媽過活，老伯伯總會[illegible]你們的。只是不要忘記：打退東洋鬼子替爸爸報

就！

妮：（哭）媽媽！我們打東洋人去，我要找爸爸去！

嫂：小妮！你年紀還小……唉！想起來，多傷心！我這一付苦骨頭倒還不要緊，只是小妮……

父：阿！張大嫂！別想念這些吧！關於小妮的教養，就是公家想不出什麼好辦法，我一定會負責任的。放心吧，你是個明白人。

嫂：老伯伯待我們的好處，我是感得的。

父：說那兒的話？我們都是自己人。……我們還要政府能夠切切實實地辦理殉難軍人家屬的善後問題。……張大嫂！再傷心也沒有什麼用處！如果不把東洋鬼子趕出去，說不定什麼時候，我們也會死在鬼子的槍下呢！

（門外的歌聲越來越近，是小娥的聲音。）

（小娥從外邊走來。）

娥：爸爸！你知道我今天幹什麼去的？……上傷兵醫院去慰勞傷兵呀！情緒高漲極了！大家都唱歌，傷兵們聽了都很高興！……小妮！來，我來教你唱歌。……張大嫂！怎麼啦！

父：小娥！你勸勸張大嫂吧！人已死，傷心又有什麼用呢？老實說，我們大家除了把東洋鬼子趕走外，是沒有第二條生路好走的。

娥：爸爸說得對！張大嫂！哭又有什麼用呢？我們應該勇敢地出來做事，趕走東洋鬼子，替得勝哥報仇！……小妮！我們來唱歌。……媽呀，編組組的話！

衆：（唱「婦女翻身道」。）

姊妹們起來！
姊妹們起來！
不做奴隸，
打斷鎖鍊！
走向前去，
去爭取我們的解放！
要高舉兩萬萬雙臂膀，
把千年苦痛一齊掃光！
要高舉兩萬萬雙臂膀，
向封建殘餘堅決反抗！
團結起來！
姊妹們！
快拿出我們的力量，
拿出我們的力量。
走向前去，
去爭取我們的解放！

爭[illegible]。

姊姊們[illegible]

姊姊們[illegible]

父：你們[illegible]。

娥：唱「[illegible]，我們一齊唱給我的[illegible]和你的媽媽聽。

娥妮：（合唱「[illegible]」。）

各位[illegible]的日本帝國[illegible]強佔了平津，你們拋棄了可愛的[illegible]離開了年老的[illegible]娘，[illegible]個迎[illegible]。現在，你們[illegible]傷來到這兒，我們真是[illegible]出的難受！今天[illegible]地來[illegible]你[illegible]

[illegible]着千[illegible]

受了[illegible]名[illegible]

躺在這[illegible]

諸[illegible]

帝國[illegible]要[illegible]的恐慌，

他們是這[illegible]

守住我們的家鄉！
飛機還在不停地丟炸彈，
大砲還在隆隆的響，
我們拚着最後的一滴血，
守住我們的家鄉！

父：唱是唱得不錯，不過，你們還應該使弟兄們了解這一次抗戰的意義，使他們意志更堅強才好。

娘：有的，爸爸！我們和他們一個一個的談話，他們都說傷口一好，就再上前線去和東洋鬼子拚命。

父：也許有些還不懂事的弟兄，一時興奮起來，是這樣的說；但過後却又想回家去，不願再上前線呢！

娘：那要是這樣子，那太對不起我們老百姓了！他們受傷，我們想盡方法使他們減輕痛苦，用盡方法，使他們精神上得到安慰；而且，政府也已通令優待抗戰軍人家屬。難道他們還忍心辜負我們的好意，溜回家去嗎？

父：我說的不過是一些不明白道理的糊塗虫罷了！自從淞滬血戰展開以來，三個月間，軍人所做出來的驚天動地的偉蹟堅忍不屈撓，犧牲自我，姚子青死守寶山城；和孤軍死守閘北的八百壯士；都是極其悲壯的。所以話得說回來，對於這班受傷的戰士，我們留在後方的老百姓，熱情地去慰勞他們，也是應該的義務啦！

孩：老伯伯的話真說得對！兵士們爲了國家，爲了我們老百姓而負傷，我們應該好好的安慰他們才是。好，我現在也不嘆氣了，我一定照着老伯伯所說的去做。

父：這才對哩！張得勝真是一門英傑。

嫂：我雖然不會寫字做告示，可是洗衣服、燒開水，總還可以做得來。所以，我要請小娥給我設法，我也到醫院去服侍他們。小妮這孩子，也可以唱歌，跳舞，安慰他們。好讓他們傷好了，高高興興地上前線去殺東洋鬼子，替她爸爸報仇。

娥：張大嫂真勇敢，我一定給你介紹到傷兵醫院去服務。爸爸！今天下午二點鐘，有很多傷口醫好的士兵，要離隊去報告，再上前線去。我們還要到火車站去送他們，你去嗎？呵！張大嫂！你和小妮也一道去吧！我們隊家人，都是抗戰軍人的家屬，對上前線去殺敵的軍人，應該更進一步地去體貼他們。

父：我今天還得到[illegible]所去辦點事，還是你和張大嫂一道去吧！呵！小娥！我要出去了，你陪張大嫂在屋裏談談，我一會兒就回來的。張大嫂！回頭見吧！

（父穿衣服，戴帽子出去。）

娥：張大嫂！待一會兒，你和我到火車站去送他們，一定會使你興奮連眼淚都流出來！別再想得勝哥，你知道他的死是多麼的光榮啊！……小妮！你來唱一支歌。

妮：唱什麼歌呢？

娥：唱「兒童失鋒」吧！

嫂：小妮，唱吧！

妮：（唱「兒童失鋒」。）

[illegible]

(……[illegible]。)

新：……[illegible]……在這裏！

嫂：[illegible]。

娥：[illegible]……！爸爸到鎮公所去，一會兒就回來的。

新：我們……[illegible]過？

娥：多得很！[illegible]了，[illegible]！哥哥！得勝哥真[illegible]陣亡了嗎？

新：[illegible]，只是得[illegible]也太勇敢了，就這[illegible]白白地送了一條命！

娥：什麼？[illegible]你[illegible]是[illegible]說的？[illegible]，[illegible]說是白白地送了一條命？

新：你[illegible]，告訴你吧！我們在前線打仗，曾經一天一晚沒有一口水潤喉，[illegible]。可是，媽的！一般老[illegible]非[illegible]沒有[illegible]我們的忙，反而去當它媽的漢奸。[illegible]東洋[illegible]彈。這怎說？我說[illegible]是白送了命。我永新才不[illegible]子！[illegible]，得勝[illegible]已經死了，再難過也不會活轉來的。

嫂：[illegible]沒有？

新：沒有，[illegible]全都是[illegible]八十八師，我并不同在一個[illegible]。因此，得勝死的消[illegible]。……

（[illegible]。）

新：[illegible]

父：我們[illegible]了，我連忙趕回來，[illegible]沒有[illegible]，可以停留在家裏。

……[illegible]，給你哥哥吃，多燒點兒，張大嫂，我們大家都吃點！

娥：小[illegible]去。

（小[illegible]。）

新：爸爸！今天醫院裏的弟兄們，知道我要回家來，每個人都捐出錢來，讓我帶給張大嫂。現在錢在這裏。（拿出一捲法幣）總共是二百六十元，團副三十，軍需主任二十，弟兄們三元、五元湊起來，就這麼多啦！張大嫂！請你起來吧！

嫂：永新弟！我現在凡不看這麼多錢。他既然爲國犧牲了，我就決定從明天起，跟小姨妹一道到傷兵醫院去做事，這些錢，還是請你帶回去還給人家吧！只是請你代我謝謝他們的好意！

父：張大嫂說得是。不過，我以爲這些錢既然是大家熱心的捐助出來，就留做小妮的教育費，也是好的。

新：人家好意意地給你送錢來，你倒不要。老實說，這些都是人家看平日和得勝的交情，才給送來的。……

嫂：永新弟！請你不要辜負了我的意思，我并不是嫌這些錢太少，更不是「臨不起」；我覺得弟兄們都和小妮的爸一樣有家，也有性命的危險，所以，我想把這些錢，分別地送回到各人的家裏去，不是比送給我還要緊的麼？

新：真傻！和你說過了，這是大家的交情。不然，那一個不曉得自己用錢？

嫂：不過，我總覺得……永新弟！還是勞你把這些錢帶回去吧！

新：那一個還要回去？我也回家來供養的啊！

父：永新！你想回家來供養？

新：是的，爸爸！我是再也不想上前線去了！

父：怎麼？你不想上前綫去？這是什麼話？在全民抗戰發動後，大家都用盡力量，去爭取我們的勝利，就是說書的人，都想拿起槍桿上前線去殺敵，你是吃國家糧的軍人，反而要回家來休養？

新：爸爸！這並不是我不願到國家，不肯爲國家出力，實在是人家太對不起我們，把我們送上前線去就算完了事，什麼死活也不管！還有許多它媽的老百姓去當漢奸，放信號，叫敵人來轟炸我們，有的時候連伙食都給斷了，眞是它媽的，我如果不是運氣好，不早就和得勝一樣成了炮灰了嗎？

父：這是因爲後方的老百姓沒有好好地組織起來，才會有那麼多的小人給人利用，去當漢奸，放信號，阻礙交通，使得前線的將士斷了糧；或者敵人的飛機轟炸得太利害，不能很快的把伙食站設立起來，這都是不得已的情形，我們當軍人的應當有體諒政府和老百姓的苦心，不應該任性胡爲，拋了自己保民衛國的責任。

新：爸爸！難道說，你一定要我去當炮灰嗎？

父：孩子！這並不是爸爸不願意你回家來，你知道，我就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，我又何嘗不愛你呢？可是，孩子！現在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，我們每一個中國人，都應該出力來救國家呀！孩子！你應該明白點，如果我們的國家給東洋鬼子滅了，就算有家，又有什麼用呢？至於前線的種種苦況，我是明白的。不過我們當軍人的，總得有決心，用我們的熱血頭顱，去抵抗敵人的侵略，何況是這些小小的委屈呢？

新：這是小小的委屈？爸爸！我想那種味道，如果讓爸爸去嘗嘗，一定也會吃不消的吧？

嫂：永新弟！你說話未免太過分了！老伯伯這麼大年紀，那能拿來和你們這班小伙子比呢？再說，老伯

伯雖然是那麼大的年紀，卻還在我們這鎮上做了不少好事，這鎮上的大漢奸劉伯平，就是他老人家想法子捉到的。黃蜀培這個漢奸案也是他老人家破獲的。真的，老伯伯比你們還做得好哩！

父：永新！你要明白點兒，我所要的是勇敢殺敵的軍人，不是一個偷跑的逃兵。告訴你吧，在「一二八。」的當時，我們不避艱難，出生入死的幹，你父親雖然保全了這條老命，可是斷了一隻手臂，什麼苦頭我沒有吃過？孩子！我們萬不能受了一點委曲，就叫苦連天的！我們要把救國當做光榮的事。現在，我雖然年紀老了，斷了一隻手臂，不能上前線去和東洋鬼子拚命，但是，我還可以留在後方做別的工作。孩子！別糊塗了，鼓起勇氣來，再回到前線去吧！

（小娥拾一隻木盤子，裏頭擺着幾碗點心，從廚房裏出來。）

娥：怎麼？哥哥不回到前線去了嗎？

（小娥把點心一碗一碗地擺在桌子上。）

新：我是不高興回去的。

父：永新！這是一個軍人不應該有的行為，特別是在這一次爲民族求生存的抗戰，更是不應該！

新：（頑皮地）只是我實在不高興做炮灰啊！

娥：哥哥！你真的不回前線去，那多麼羞人啊！真氣死人，我天天在看傷兵一出院，就回到前線去和東洋鬼子拚命。現在自己的哥哥反而躲到家裏來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張大嫂！你到廚房來幫我的忙，讓他們去談吧！

（張大嫂跟小娥進廚房裏去。）

新：你們都是一個鼻孔出氣……

（外面有叩門聲。）

父：誰呀？

（外面的聲音「我是劉虎」。）

父：是劉二哥。請進來！

（劉虎從外邊進來。）

虎：老伯伯還有出去？這一回為了提拿劉伯平的事辛苦了！

父：那裏，那裏？我本來是出去了，在鎮公所聽說永新回來，才趕回來的。唉！誰知道他這樣不肯，想個在家裏來休養。

虎：（回望）阿！永新兄也回來了？怎麼沒有聽見說過呢？

新：昨天剛出院，所以沒有先來信。

父：劉二哥這樣裝束，眞是英雄！幾時再上前線去？唉！可恨我的年紀已經老了，又壞了一隻手臂，不然倒可以到前線去和敵人拚一拚。

虎：說那裏話，老伯伯在後方鋤除漢奸，和武裝上前線去，也是一樣的。我常常在前線對弟兄們說：我們這隊東鎮有了一位陸老伯伯，眞是萬幸！他不[illegible]，還能夠送老扶幼；老伯伯！我今天特地來辭行，希望老伯伯以後對我那不中用的妻小，[illegible]照顧。要是不幸我傷亡了，也可放心。

父：劉二哥！你放心好了，我陸亞父雖然沒有能力，對於扶孤救寡，倒不敢後人。何況你是為國家出

力，我們怎能看着你的家眷挨餓受凍呢？前幾天，到你府上去的時候，我問她：要什麼？她說：大小平安，什麼也不要。她還說劉二哥在外面爲中國爭口氣，她就是少吃點東西，少穿件衣服，也是快活的。劉二哥！她眞是一個明白人。

虎：別的她不大懂，這點證貼我的心，倒還過得去呢！

父：劉二哥！我眞羨慕你哩！有這樣明白的妻小，那是多麼快活的事。我，雖然二十幾年來一天天都把國家放在心上，却不能感化自己的兒子，使他再上前綫去。唉！……劉二哥！你給我勸勸他吧！

虎：老伯伯！我說：這是用不着我來多勞的。像永新兄這樣明白的人，難道還不懂得愛國的道理嗎？我想，這是他氣極的話，過一些時，他就會懊悔的。

父：你的話不錯，一個大丈夫，什麼事都要挺起胸膛來幹才對，像我在「一二八」的時候，壞了一隻脚，我并不消極，這幾年來，我是更奮勇的幹。……要是不能把東洋鬼子趕出去，我們的血不是白流了嗎？這一次的抗戰，是和「一二八」同樣的是抗日救國的道理，的死還算得了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嗎？

虎：老伯伯！我聽了你的話，我當更努力的幹！永新兄聽見了沒有？老伯伯的話，一句也沒有錯啊！

新：我又不是怕死，我不過是不願意自己拼命，看着別人享樂吧了！

父：孩子！這是沒多大關係的，一個人越是大，他越是自己去當大難。你看見的，剛才張大嫂不是要把餓送回給人家嗎？這就是她偉大的地方，人家只怕錢不夠花，她倒想着別人沒錢用；總之，你要學學好，就得自己吃點苦，

庶：啊！時間快到了，我還得到火車站去。你呢？永新兄！如果今天要去的話，乘夜車最便當，如果乘不到夜車，在白天裏，敵人的飛機可真不得了！

新：媽的！東洋鬼子那樣野蠻，殺人放火！東洋飛機追着難民火車投炸彈，我眞願意再上前綫去幹個痛快！好，我決定再去幹，幹個三年兩載，把它媽的東洋鬼子，殺光了再回家來。

（娥從廚房裏出來。）

娥：啊！哥哥！你決定再上前綫去麼？我眞高興極了！

庶：那麼，我就先走一步。

新：等一等，我們一道走吧！

娥：劉二哥！慢走，慢走！這裏還有很多點心，請吃了再走！

父：呵！我幾乎忘記了。這是我預備給永新吃的，現在你們都要上前綫去，當然我得來餞行。永新，來，來陪劉二哥吃點心，就算我們送你們吧！

娥：我進去再多端一些點心出來！

庶：不用，不用！我已經吃得飽飽的，再也不能吃了！

新：旣然要走就走。誰還高興吃什麼東西？

父：（高興地）張大嫂！張大嫂！

（張大嫂帶小妮從廚房裏出來）

嫂：什麼事啊？老伯伯！

父：永新決定再上前線去了。這位第二哥也是要上前線去的。你看，得勝鼓鼓是死了，還有無數的中國兵！拚命抗戰。

嫂：呵！就這樣吧，顧南飯把東洋鬼子打得一個也不剩！

父：我說全中國的男女老少都起來了，中國有救了！

（陸亞父讓大家吃點心。）

虎：不用客氣！老伯伯！實在是吃不下了。呵！時間不早了，老伯伯！再會吧！

新：我也不吃了。走吧！爸爸！妹妹！再見吧！呵！張大嫂！你別傷心了，把這些錢收起來吧！

嫂：蘭蘭你！但願你們早一天打勝仗回來！

（劉虎和陸永新走向外邊去，陸亞父，陸小娥，張大嫂，張小妮等送至門口。）

（幕除徐下。）

陳家行之戰

時：大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

地：陳家行附近的某陣地

人：楊師長

李參謀

林團長

王營長

傳令兵

兵士甲

乙

丙

丁

戊

己

設：無力的朝陽，睡在大地上，鹽花似的蓮葉，騰出蒸氣來，初冬的清晨，在這戰場裏，除了遠遠地斷續的槍炮聲外，一切都死寂無聲，顯得悽慘，陰沉！前面的小村莊，隱約可見，但儘是一些被毀於

炮火的頹牆敗垣，沒有人烟。出現在舞台上的是一條工事堅固的戰壕的切斷面。

開幕時。炮聲由遠而近，繼以槍聲，兵士甲、乙、丙、丁，成由壕溝的右端登場，激戰一會兒，敵人潰退，槍炮聲沉寂了。

兵士甲：（轉過頭來）它媽的！誰說鬼子兵利害？夠不上咱們幾陣衝殺，就像烏龜一樣的把頭都縮進去了！

兵士乙：眞是它媽媽的！那樣的怕死，就是衝過來的時候，還要用它媽媽的「大烏龜」做掩護，人都躲在後面慢慢地爬，眞不要臉！它媽媽的！有本事，就該快點跳出壕溝來，一對一的拚一下……

（炮聲隆隆由遠而近。）

（兵士們仆臥一會兒，炮聲停止，又坐或站起來。）

兵士丙：爺它奶奶的！老是躲在後面轟隆轟隆地發它奶奶的大炮，嚇鳥？

兵士丁：我看看在這戰場裏沒有鳥可以嚇，倒是你老兄給嚇得發抖！

士兵甲：哈哈！想起來怪有趣味，我們第一天開到前線來的時候，老丙不是給嚇得昏了嗎？後來把他弄醒了，還是懷在發抖呢！

兵士們：哈哈！哈哈！

兵士丙：瞎說！老子如果是怕東洋鬼子，怎樣敢從貴州開到這裏來？那一天因爲天氣太熱，路走多很了，發沙，後來，又因爲衣服穿少了，給風一吹就抖起來……

兵士丁：我說：你還得怪東洋鬼子的飛機大炮，把你弄得來寒熱不定呢！

兵士們：哈哈！哈哈！

兵士乙：喂！老甲！你別裝在開玩笑，誤了大事啊！

兵士甲：你放心罷了啦！有老子在這裏，包管鬼子兵不敢過來。

兵士丁：好囉，好囉！你老兄也別誇口了！

兵士甲：誇口？昨天個過這一道防線來的時候，我可從沒有落後過。再說，那架新式的重機關槍，還不是老子奪來的……

兵士丁：（豎起大姆指）呵！勇敢，勇敢！將來我們軍長一定會提拔你起來當一個連長……

兵士甲：（轉過身去，警戒。）得了，得了！

兵士乙：老甲雖是很不錯，夠得上說是一個頂好的老兵。十幾年來，總是那麼勇敢的向前，一點也不怠老，從來沒有閙過一次小差。民國十六年，我們在萬縣和英國兵艦開火，到了船靠船衝鋒肉搏的時候，他的勇武，使得那些高大的英國水兵，也給嚇喪了膽呢！

兵士丁：這件事，我早就聽說過，可惜當時我還沒有參加本軍……

兵士丙：你，你那個時候，恐怕還沒有斷奶哩！

兵士丁：我勸你還是預先吃兩顆金鷄納霜吧，不然待一會兒你的寒熱症又要發作了！（稍停）老乙！高縣的事件，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兒？請你講講，可以嗎？

兵士乙：這件事，講起來，話可長得很；而且我也不很知道詳細，告訴你吧：那個時候，我們的林團長也在場，他還是一個營長呢，頂好是請他來給我們講。

兵士們：好！好好！

兵士丁：但是叫誰去請呢？

兵士戊：老丁去！

兵士丙：老乙去最好！

兵士丁：我說還是老乙去的好！

兵士甲：……

（在兵士們你推我去請團長，我推你去請團長的嘈雜聲中，林團長和王營長由壕溝的右端登場。）

王營長：鬧什麼？鬧什麼？

（兵士們站起來，立正，肅靜一會兒。）

兵士丁：報告營長：剛才弟兄們談到萬縣事件，大家都想知道個底細，敢請林團長給我們講講。

林團長：很好，很好！現在我們借着這個機會來談談吧！王營長！叫大家坐下。

王營長：是，坐下！

（兵士們坐下，很留神的聽）。

林團長：民國十六年的時候，我們的駐防地是在萬縣，當時爲了英國的商船在大江中很快的行駛，浪沉了七次中國的木船，我們向英國領事提出抗議，他却置之不理。於是，我們被逼得用武力來對付。[illegible]九十五[illegible]起火來了。[illegible]三發英國兵艦，在我們[illegible]

搏之下不得不開走，結果是我們得到了英國承認賠償損失的最後勝利。那個時候，我也帶了傷，因爲這是抵禦外侮的成績，我的朋友，親戚，人人都要看一看，使我感到非常的榮耀。至於這次的對日抗戰，在國際上，我們用不着多所顧慮，如果我們能堅持抗戰到底，最後的勝利，一定是屬於我們的，弟兄們！我們要繼續過去的精神，勇敢的向前，捍衛祖國，把敵人打個落花流水……

（炮聲驟起，兵士們都緊張地握槍，各就其原來的位置，準備射擊。）

兵士甲：報告！敵人有向左翼衝過來的模樣，前面有坦克車十幾輛，人卻一個也看不見。完了！

（林團長和王營長用望遠鏡看了一會兒，林團長即轉身發令。）

林團長：王營長！馬上帶第四連從右翼包抄出去，再派第五連加厚左翼的火力。

王營長：（立正）是。

（王營長從右邊下。）

（衝鋒號起，槍炮聲，喊殺聲大作。）

（林團長指揮部隊作戰）。

（槍炮聲漸漸地沉寂了。）

林團長：呵！敵人潰退了！

（王營長衝上。）

王營長：（不斷的囈語）怎麼？弟兄們！爲什麼不衝出去？我們打敗了嗎？

（兵士們肅立。）

（林團長搶上去扶住王營長。）

林團長：王營長！王營長！你，啊！你掛彩了！

（王營長突然地跳起來。）

王營長：衝上去呀！弟兄們！我們要把鬼子兵殺個乾淨……我們要服從命令，收回失地……

（王營長再往前衝，終因力不支而倒下。）

（兵士戊扶着王營長向壕溝左端下。）

林團長：（激昂地）弟兄們！剛才王營長的話聽見了沒有？

兵士們：聽見！

林團長：好！大家應該記住：我們要服從命令，收回失地，把鬼子兵殺得一個也不留，爲中華民族爭！！氣！弟兄們！我們要繼續在蕩縣（打英國兵）的精神！我們要保存過去的榮光！我們就得勇敢地向前……

（兵士戊上。）

兵士戊：報告團長！王營長因流血過多，犧牲了！

林團長：（沉痛地）好！王營長已經爲國犧牲了！弟兄們！殺敵的責任，落在我們的兩肩，啊！我們要用敵人的頭顱，做王營長的祭品。……

兵士乙：（悲痛地）我要馬上就去，斬下敵人的頭顱，來獻給我們的王營長！

（林團長來不及阻止，兵士乙已衝出壕溝去了。

（空中亂叫地飛機聲，接着便是炸彈爆炸的音響。）

（兵士乙的慘叫聲。）

林團長：啊！勇敢地去吧！

兵士甲：（悲壯地）啊！弟兄們！王營長和老乙都犧牲了！我們還不衝出去和鬼子兵拚個死活嗎？我們還不快點報仇去嗎？

兵士們：我們要報仇！報仇……

（遠處槍砲聲斷續。）

（楊師長帶着李參謀由交通壕上。）

林團長：師長！怎麼這樣冒險，親自到部下這裏來？

楊師長：今天左右翼我都去視察過了，恐怕我們在戰略上需要有所變動，故趕到這邊來看看。林團長！今早的情況怎麼樣？

林團長：報告師長！今早敵人曾經衝過來兩次，但都給我們擊退了。只是王營長已經陣亡了！

楊師長：啊！王營長已經陣亡了！

（傳令兵由交通壕上。）

傳令兵：報告師長！這是軍長的手令。

（傳令兵下。）

楊師長：（唸手〃）限五小時內收復陳家行。……李參謀！把地圖給我。

李參謀：（立正）是。

（李參謀拿出地圖來，擺在地上，和楊師長仔細地看了一會兒。）

楊師長：今天正是敵人第六次增援後的第五次總攻擊。現在，我們要以先下手爲强，給敵人一個迎頭痛擊，準時把陳家行奪回來……現在，我們可以用左翼作陽攻，而加厚右翼的兵力，作主力的爭奪戰。李參謀，你看怎樣？

李參謀：（思索一會兒）這計劃很好，請師長就這樣決定吧！

（李參謀收拾地圖。）

（楊師長跑過去搖電話。）

楊師長：喂！我是楊師長！啊！楊旅長！是的，我們決定在敵人未進攻之前給它一個打擊。剛才軍長有手令……是的，命令，限五小時收復陳家行，現在我們決定在九點半鐘動手……九點半鐘，不錯。……請對一對錶，現在是九點零五分鐘。……由你担任右翼，要加厚火力，作主力的爭奪戰，由林團長担任左翼，作陽攻；中路由我自己負責。好，我們準時出動！……是的。再會！

（楊師長把電話聽筒放下。）

楊師長：林團長！你担任左翼的指揮，作陽攻，配合右翼的爭奪戰。準九點半鐘出動，趕快準備。

林團長：（立正）是。

（林團長由左端擡溝下。）

楊師長：各位弟兄！今天是我們捍衛祖國，爲民族爭生存的時候，我們大家要抱着必死的決心，把敵人趕走，服從軍令，在五個半鐘頭以內，把陳家行奪回來！
兵士們：（舉槍）我們要奪回陳家行！
（槍砲聲斷續，惟落點遠近不定。）
楊師長：是時候了，弟兄們準備！
（衝鋒號響。）
楊師長：（揮手）衝呀！衝呀！
兵士們：（興奮地）衝呀！衝呀！
（兵士們衝出壕溝去，楊師長和李參謀押後。）
（槍砲聲和喊殺聲大作。）
（空中軋軋地飛機聲，接着便是炸彈爆炸的音響。）
（兵士甲和戊扶楊師長跳進壕溝來。）
（兵士戊用布給楊師長綁腿傷。）
楊師長：呵！弟兄們！別管我，你們快點衝出去！
兵士甲：師長！你放心吧！你都這樣拼命爲國家爭面子帶了彩，難道我們還會捨不得這條性命嗎？
楊師長：不，我是說，你們能多消滅一個敵人，比救護我還要……要緊……嗐！今天敵人的火力是多麼猛烈呀！趕緊我們不要死，搶救……

兵士戊：報告師長！這一次弟兄們一聽到要打鬼子兵，全都高興的了不得，個個精神十足，誰也不肯退後的……

兵士甲：是的，誰也不肯退後。

（兵士已從左邊上。）

兵士己：報告師長！林團長因頭部負傷陣亡了！

楊師長：唉！林團長也陣亡了！……馬上傳令趙團副代團長職，負責指揮部隊。

兵士己：（敬禮）是。

（兵士己由左端壕溝下。）

（衝鋒號又起。）

（槍炮聲大作。）

（兵士丁跳進壕溝來。）

兵士丁：報告師長！陳家行的陣地，已經給我們奪回來了！這一次，奪得敵人坦克車五輛，野砲八門，小鋼砲十幾門，機關槍十幾挺，子彈及步槍極多，并且俘虜敵人幾十名，現在楊旅長已親到陳家行集合隊伍了。

（集合號響。）

楊師長：（看錶）啊！才一點鐘呢！好，這一次，我們總算對得起國家，對得起老百姓，對得起我們的長官。……啊！陳家行，我們總算用熱血和頭顱把你奪回來了！

（升旗號樂。）

（楊師長掙扎着站起來。）

（兵士甲、戊、丁、面着在陳家行空中慢慢升起的國旗，肅立，敬禮。）

楊師長：啊！可愛的國旗，又在陳家行的空中飄揚起來了！

（幕徐徐下。）

打游擊去

打鬼子去

時間：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。

地點：接近前綫的某一村莊。

人物：（出場先後爲序）

父——五十餘歲，獨臂，是過去紅槍會的好漢。

妻——二十五歲，多愁善感，是個識禮義，知廉恥的婦人。

連長——一個富有正義感，努力抗戰的勇士。

夫——阿林，二十七歲，一個剛良的青年。

傳令兵——一個

例三爺——保長，四十歲，是個放高利貸的。

傷兵——一個典型的老祖。

景：一個古老的大廳，左裏邊凸出一壁牆，上掛有土畫，後面是通廚房的前道，右裏邊有窗，窗下置有連長睡的床，左邊有門通內室，右邊有通外的門，廳中掛有八角燈，顯然這一個古老的大廳，還殘留着書香的氣息。這時，廳內就只有父一人，若有所思似的獨自吸着煙。

妻：（從內室出）爹！太陽已經翻午了，怎麼阿林還不回來？

父：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兒，向人家借錢，實在是不容易的啊！（安慰地）阿林恐怕就會回來了，你的

病還沒有好，我看你還是進裏屋躺躺吧！

妻：我已經好了一點兒，在這裏坐一下不要緊的。（坐下）唉！我這倒霉的病……

父：誰沒有害過病啊！別着急，過幾天就會好的。

妻：怎麼能叫我不焦急呢！自從害了這倒霉的病以後，弄得阿林一天做活掙來的錢，還不夠我看病吃藥，再加上現在鬼子圍的兇，田裏的東西又賣不出錢，（感傷的）你老人家想想：怎能叫不焦急呢？

父：倒也是的，我年紀一年一年老了，比不得從前，還可以照顧你們，現在可全要靠你們夫妻倆口子了。

妻：確實，我們過的日子眞一天艱難一天了，我也知道；你老人家很爲我的病在操心……

父：唉！假使我們的家還有點兒財產，你的病也不就早好了嗎？今天，劉三爺的錢，可不知肯借不肯借我們？

妻：爹！我問你，阿林這幾天爲什麼老是愁眉不展？

父：還不是爲着你病。

妻：我知道，阿林爲着我這倒霉的病焦急，爹，他曾說過：「要是我沒這倒霉的病，能在家服侍你，他就可以安心地跟連長去當一個小兵，和鬼子拚一下了」。

父：阿林這個意思我早就知道了，而且我覺得他如果能這樣做，那是很好的，一個年青的人，要有勇氣才行啊！（回憶的）呵！我在年青的時候，是多勇敢，在紅槍會裏，眞個是那個不知，誰個不曉，我獨吸黃龍，可惜現在我年紀老了，不然，眞想幹他媽的一個痛快，把鬼子殺的一個也不留！

妻：爹！你沒聽見那連長說過的嗎？現在不論是男是女老的少的，只要大家合成一條心，就可打走日本鬼子，唉！可恨我這個害的病，萬一鬼子要打到這兒了，叫我怎麼辦呢？……

（連長從外邊進來）

連長：老伯！你好！

父：呵！連長回來了，前線打得怎麼樣？

連長：前線這幾天打得很利害，現在，我們的部隊已退至離這裏九十里路的地方了。

妻：連長，鬼子就要打到這兒來了嗎？

連長：呵！大嫂子我倒忘了問候你的病好了一點沒有？

妻：我的病那兒會好，恐怕只有一天天的壞下去，唉！萬一鬼子打來了，叫我怎麼辦？

連長：鬼子不會那麼快就打到這兒來的，大嫂子，你放心吧！我們一定要把鬼子殺退。

父：這孩子老是担憂着病。

連長：大嫂子你應該好好地保重身體，別着急，靜心地修養，病就會好的。

妻：謝謝你！……爹！阿林怎麼還不回來？

連長：（突然想起）阿林上那兒去了！

父：阿林一清早就去借到劉三爺家借鍬，不知道爲什麼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？

連長：我想阿林一會兒就會回來的，你老人家用不着着急，你們需要幫助，爲什麼不告訴我呢？至少我可以幫助你們一點啊！

（連長命趙[illegible]取[illegible]錢[illegible]交甄）

父：過那兒去喝……

甄：連長！你們為了保護國土，為了保護我們老百姓，在和鬼子拼命，我們已經是感激不盡了，那能再向你們要錢呢？

連長：大嫂子既是深明大義的人，這麼一點小小的意思，實在算不了什麼報答，對於你們待我這樣好，簡直就像自家人一樣，那我們還要分什麼彼此……

（[illegible]從外面匆匆的進來）

父：（高興地）啊！你回來了！錢借到了沒有？

夫：別提啦，我在那個老頑固家裏，等了大半天，和他說了多少好話，他偏說，那老頭子不但不肯借錢，反而把我大罵了一頓。

父：借不到錢，也就算了，本該在這個年頭兒，向人家借錢，實在不容易……啊！我倒忘記告訴你，剛才連長說我們需要錢用，就給了五塊錢給我們，你應該謝謝連長啊！

連長：說那裏話，這不過是小意思，算不了什麼！

父：好！你陪著連長談談吧！

夫：好的。

（父退）

夫：（對連長）你也請到房裏去休息休息吧！

劉：不！我一點也不累。

連長：你還要多多保重身體。

夫：（過去扶著）進房去休息吧！我想和連長談幾句話。

妻：好的，我就進去。

（妻進房裏去）

夫：連長！前線打得怎麼樣，我們這村子在抽壯丁，是不是準備補充上去呢？

連長：前線打得確實很兇，我們雖然拚命地抵抗，可恨敵人不斷地施放毒氣，我們犧牲不少，前仆後繼地殺上去，可是，在今天，我們要改變戰略，轉移新陣地了。至於村裏的抽壯丁，大概是爲的保護自己的家鄉吧！絕不會馬上派到前線去的，不過，你應該知道：這是你們自己應負的責任啊！

夫：連長的話說的很對，同時我也明白，現在我們只有一條路，要想活就得和敵人拚命去，當然：當壯丁是我們男兒應盡的義務，但是話又得說回來，我們男的去當壯丁以後，家裏的一家老小怎麼辦呢？

連長：這個，政府就規定了幫助抗戰軍人家屬的辦法，讓我們好好地安心打鬼子。

夫：可是我們這村裏，還沒有聽說過有些什麼辦法呢？（很憤地）連長！不瞞你說，我今天上劉三爺家借的錢，還沒有到。

連長：那你爲什麼不到政府去請求救濟呢？

夫：我去了，我去了好幾趟，那有什麼辦法不行，今天要不到劉三爺向劉三爺借，……

躺在回家的路上，還有我的表哥，說是爲了他被抽出當壯丁家裏人沒法生活，弄得一家人哭哭啼啼，所以他想上山去逃避。

保長：那怎麼行呢？

夫：所以我告訴他，抽壯丁并不是一件苦腦的事，而是我們應盡的義務，再說就是這一次抽不到，第二次第三次還是要抽的，況且現在鬼子一天天的逼近這村子來了，那個時候連身家性命都不保，倒不如現在去當壯丁去和鬼子拚。

保長：你說的對啊！

夫：可是他說他并不是不願意當壯丁，實在是因爲家裏沒法子想，我確得這的確是件難事，所以我就把在劉三爺那裏借來的十塊錢給他，好叫他家裏不挨餓，他才安心地當壯丁去。

保長：想不到你竟能這樣的慷慨明理，居然能不顧自己的困難，把哀求借來的錢，送給人家，能多給上一壯丁，多打死一個日本鬼子……（保長在換軍服）

（保長氣憤憤地衝進來）

保長：阿林！你眞會做好事……

夫：劉三爺！什麼事呀？

保長：什麼事？你別裝傻！我的錢不是在地上隨便拾起來的，你倒拿來隨便施捨……

夫：劉三爺！請聽我說呀！

保長：還有什麼說的，現在你既然有錢可以施捨，那就請把錢還給我好了，

「父從裏面出來」

父：阿！是劉三爺，請坐！請坐！

保長：坐！我眞沒有閒工夫呢！我現在只要你的兒子把錢還給我就算完事。

父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呵！

保長：怎麼一回事？難道你還不知道嗎？你的兒子今天一早就上我家來，說是你的媳婦，沒錢醫病，我看在我們世交面上，借給他十塊錢，誰知道他竟把十塊錢拿來施給人家……

夫：爸爸，并不是別人，是表哥。

父：你表哥怎麼樣嗎？

夫：我把劉三爺那裏借來的十塊錢給表哥安家，好讓他安心的去當壯丁。

保長：這是什麼話？把我的錢拿來給人家安家……

父：請你看在我們二家的交情上，別見怪，阿林實在不懂事。

保長：不懂事？可以成？安家立業的人還會不懂事？現在沒有別的話，就請把十塊准還給我。

夫：劉三爺！請你不要勉強，借錢當然要還錢，不過，我應該告訴你：這并不是我拿你的錢去做人情，而是爲的使我們多一個能夠保衛家鄉的壯丁……

保長：我管不了什麼壯丁不壯丁，更沒有工夫來聽你的話說來說去，還是請你把錢還了我算數。

夫：既然是這樣？我還有什麼話說？借你的錢，等我設法給你就是了，至於把十塊錢送給別人，那是我自己的事，用不着你劉三爺來操心！

父：阿林……

保長：（氣憤地）好！……

（連長剛穿好軍衣，忍不住插進話來）

連長：保長！你話也不要說得太過份了，你也應該想一想，阿林把偷來的錢送給人家，并不是慫恿你們成的做人情，施捨，而是爲了鼓勵人家去當壯丁，照你的意思是不是要阻止人家當壯丁？

保長：不，不是這個意思……

連長：不是這個意思，那末假使日本鬼子要打到這來了，你打算怎麼辦？

保長：還不是要跟鬼子們拼……

夫：和鬼子拼，說得多好聽呵？

父：別再多話，阿林！

連長：老實告訴你：（對保長）在這樣的局面下，說不定那一天，日本鬼子就會到這村子裏來，那個時候，那個時候，還有什麼貧富，都還不成了鬼子的魚肉，到那時候，別說十塊錢，再多的錢也是沒用，因此，我勸你還是放明白點。

保長：是，是！是！

父：劉三爺！這十塊錢我一定設法按期還清。

夫：到底劉三爺還是一個明白人，剛才得罪了你，請你原諒！

保長：那裏話！大家都是自己人，說明白就沒事，不過這一年來，我實在困苦的太厲害了。

夫：劉三爺！這就是日本鬼子給我們的好處嗎！

保長：我也知道，這是日本鬼子害了我們。

連長：那麼，我希望劉保長把這村子裏的壯丁領導起來，萬一日本鬼子到了這兒，我們就可以到山上，打游擊戰，給鬼子一個打擊。

保長：當然，當然……呵！我還有點事要辦，告辭了！告辭了！

（父送保長下）

連長：阿林！你能幫助別人去當壯丁，固然是很好，但是我更希望你……

夫：連長！你是知道的，如果不是爲了我的老婆，唉！

連長：嘆氣又有什麼用呢！總得想一個辦法才行啊！

夫：但是……

連長：總而言之，你得拿出勇氣來才行，要知道日本鬼子已經一天天地逼近這裏了，如果不早點準備，那個時候的慘狀，眞是不堪設……

夫：（感動地）呵！連長！你對我的好處我是永遠忘不了的，你放心吧！我一定照着你的話去幹。

（傳令兵上）

傳令：報告！營長有命令！

（連長接令拆閱）

連長：知道了，我馬上就到。

傳令：是。（下）

連長：我馬上就要上營部去（拿出拾塊錢一張的鈔票）這兒還有十塊錢，你留起來用吧！

夫：呵！謝謝連長！

連長：可以用不着這樣客氣，但還得更勇敢地幹起來！呵！我得走了！

（連長安慰和鼓勵地拍拍阿林的肩膀下）

（阿林正在發呆的時候，妻悄悄地上）

妻：幹嗎一個人在這兒發呆？

夫：（一驚）唔！你爲什麼不休息一下，又起出來幹什麼？

妻：唉！我眞難過，這倒霉的病連累了你……

夫：你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呢？

妻：不！你不能瞞着我……

夫：瞞你？

妻：是的，你什麼都瞞着我，爲什麼要瞞着我呢？剛才你和連長說的話我全都聽見了，爲了我這倒霉的病，害得你向劉三爺借錢受氣，爲了這個窮的病，使你不能當兵打日本鬼子，這都不是我連累了你嗎！但是你不要爲我難過，（悲傷的）現在日本鬼子不是離我們這村子很近了嗎？啊！我眞對不起你……

夫：（安慰地）你不要胡思亂想，好好地保養身體，我就安心了。

妻：保護！我何曾不這樣想！可是你知道，我這倒霉的病，是不容易好的……你還是……（忍住悲傷）

還是幹你的去罷！不要顧念我了。

夫：我怎能不顧念你呢？三年來的相聚，無論如何我是不能丟了你而走的，雖然日本鬼子……

妻：連長不是告訴過你，不僅光是要幫助別人去當壯丁，而且也該幫助你自己，并且，還要你勇敢地幹起來。

夫：是的，我又何曾不知道，但是……

妻：但是又什麼呢？

夫：不要講了，我心裏難過得很，雖然有決心去當兵，打鬼子，但我却不能離開你！

妻：我！我是不要緊的，（堅決地）你應該照着連長的話去幹。（忽然傳來一片悲慘的呻吟聲，打斷了夫妻的對話，一會兒，父扶一傷兵進。

父：阿林，快來幫忙扶這位老總。

（阿林急忙跑過去扶着傷兵）

傷兵：（神經已失常，把阿林當日本鬼子）他媽的，我非殺你不可，你……你殺死我們的弟兄……你殺死我的官長……我看見你搶了我們的東西……强姦我們的姊妹……好！現在我……我要和你拼命！

（傷兵向夫衝去，父急抱住）

父：老總！你醒醒啊！這是我的兒子。

夫：我是中國人，老總！你息一息吧！

傷兵：不，我不能休息，看敵人衝過來了，快，快衝過來啊！衝啊！殺啊！……噢！痛！痛啊！

父：老總！這裏不是火線！我們是老百姓啊！

（傷兵昏倒）

夫：老總：你醒醒啊！

妻：這怎麼辦呢！一定傷得很重。

夫：不要緊的，待一會兒就會醒轉來的，你還是到裏面去休息吧！

（傷兵呻吟起來）

父：好了，醒轉來了。

傷兵：咦！我怎麼會躺在這裏？

夫：老總，你掛了彩了。

傷兵：（回憶地）噢！是的，我掛彩了，好像有人把我拉下火線……後來我又跑……哎喲……痛……

夫：老總，你該養養神，不要再多說話了。

傷兵：哎喲！痛呀！……我喉嚨渴，我要水喝……水喝……

夫：你躺一會兒，就不會渴，老總！水是喝不得的。

傷兵：不，我要……要水喝……（昏沉地）我要和日本鬼子拚！（掙扎地拔出一枝手槍）殺啊！把鬼子殺光……報……報仇！

傷兵：哎喲！我痛……我渴……我難受……我，同志！你行行好吧！（傷兵把匣子槍給阿林，林順手把槍擱在後面桌子上）

傷兵：快，快給我補一槍……補……補一槍啊！……我痛……（父夫，妻給這種慘狀壓住了整個的心境，妻更因受感動而啜泣起來）

夫：我們不能這樣做，老總！

父：老總！你要靜心點兒才是！

傷兵：哎喲！我痛！（按着創口）我……好！那麼我……把槍……給你……你好……打鬼子去……報仇……報仇啊！……殺，殺啊！……痛，痛啊！

（傷兵昏絕地死去了）

父夫：老總！老總！

妻：死了！

父：呵！死了！那我得上劃三爺那裏去通報一聲，阿林，你守着，我去一會兒就回來。

夫：好的。

（父匆匆地出去）

妻在悲痛的景況下，決定了她早想自殺，好讓阿林去當兵的念頭，所以，她乘機拿着傷兵留下來的匣子槍，悄悄地進房裏去）

（阿林帶着悲哀，憤怒的心情，靜靜在傷兵的屍旁，突然地想起傷兵對他說「那麼我把槍給你打鬼子」使他又想起那枝匣子槍，可是，那一槍却已不見於是他跑到房門口問妻）

夫：喂！你看見那傷兵一枝匣子槍沒有？

（裏面沒有回音，且房門緊閉着）

夫：（急煞）爲什麼不答應呀？我問你，看見那一枝匣子槍沒有？

妻：（在裏面答）是匣子槍嗎？是我拿的，呵！剛才發生的事太使我傷心了，難道你沒看見我們的土地，一省一省地被鬼子佔去了嗎？難道你沒看見成千萬的同胞被鬼去殘殺了嗎？難道你沒想到鬼子馬上就要到這村子裏來嗎？……呵！就是剛才發生的事，也太使我感動了，你不聽見那死去的傷兵說要「報仇」嗎？……可是，你却爲了我的病，不能爲他們去報仇，這不是我的罪過麼？

夫：你別要說這些，快開門，開門呀！

妻：現在，我已下了決心，我要打死我自己，好讓你安心地去打鬼子，替……他們報仇！

夫：你不能！你不能這樣……

（遭的一聲）

夫：完了！完了！

（阿林頹然下去）

父：（在外）那兒來的槍聲？那兒來的槍聲？

（父從外邊進來，看阿林已倒在門口）

父：（扶起阿林）你怎麼啦？

（夫醒轉來，發狂似地跳起來把房門推開，衝進房裏去）

父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（說着跟進去）

（夫拿着匣子槍，神經失常地從房裏跑出來，父跟着）

夫：（自言自語）死了！死了！呵！想不到這枝應該拿去打日本鬼子的槍，却殺死我的妻子……（瘋狂地）是誰殺死我的老婆！是誰殺死我的老婆啊！……呵！日本鬼子！日本鬼子呀！我要報仇，我要和你拚命啦！

父：阿林！阿林！你往那兒去！

（阿林剛衝至大門口，恰和連長撞個滿懷）

連長：你幹什麼？阿林！

（林宛如大夢初醒，無言地流淚）

父：啊！連長！你來得正好。

連長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！

夫：連長！我的老婆死了，死了！

連長：（詫異地）大嫂子死了？

父：是剛才用匣子槍自殺的，多麼可憐啊！

夫：可憐！（歇斯底里地）自殺！為了怕連累我，不能去當兵，打鬼子，剛才又看見那個傷兵同志的信

殺，保長！——連長說用槍打死了自己……

（保長說着過來）

保長：怎麼傷兵會死在你們家裏來？……

父：劉三嫂！我的媳婦也自殺了！

保長：大嫂子也自殺了，都是為什麼？

兵：為什麼？還不是為的要打日本鬼子！兩！死了！我的老婆死了，連長！我要跟你打日本鬼子去，替他們報仇！

保長：是的！我們要報仇！不過，大嫂子已經死了，我們還是打活人的算盤吧！

連長：現在我告訴你們一個好好的消息，我們的部隊就快要退到這村子裏來了，因為這兒的地形很好，四面都是山林，可以作掩護，是一個最好打游擊的地方，因此，我們的部隊準備四散在這四面的山林裏。

保長：這樣！我們可有了保障了。

兵：我要馬上就去和他媽的日本鬼去拼，非殺他媽的幾個鬼子，誓不甘心！

連長：對啊！我們應該大家起來，殺死幾個鬼子，收復我們的失地，但是我們得有準備，有計劃的幹啊！

保長：那是當然！

連長：那麼，請你們趕快去組織你們，讓你們也準備起來……保長！我更希望你們帶領全村的子弟，配合

對上級命令絕對服從是日本軍隊[illegible]。

保長：那是當然，好！我現在就去。

（保長急忙跑出去）

父：（氣憤地）日本鬼子真是太兇殘了！現在他既然是搶我們這塊土地，我們就得和他拼，這塊土地是我們世代生長的，我們決不能讓鬼子搶去。

夫：對啊！爸爸！我們的土地絕不能讓鬼子搶去……好！我現在什麼也沒顧慮了，爸爸！我們跟連長山上打游擊去！

父：（氣憤不減當年）打游擊，我也去！

連長：那好極了！

（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）

夫：啊！那是集合的信號？

婆：是集合的信號。

連長：（興奮地）啊！全村的人都起來了，走我們快走，打游擊去！

父夫：打游擊去！

（在[illegible]人[illegible]中，連長同夫父三人衝出去）

（閉幕）

本書審查證圖字第四〇一號

版權所有

我們的游擊隊

編著者 侯楓

校對者 虞劍甌

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

總經售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
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

民國三十年四月初版

實價五角五分

7
124
BC
34.6